# 第一章　开天辟地

殷都，洹水岸边，黑云压城，周旗招展。

殷公武庚、管叔姬鲜、蔡叔姬度、霍叔姬处并二百余名参与武庚叛乱的案犯，多为殷商贵族、祭司等，各戴刑具，面对洹水跪着，满头披发凌乱在凄厉的风里。他们的背后各站一名手持利刃的周卒，静静地等待最后一通鼓响。

离刑场不远处是殷商历代兴建的各式宫殿、宗庙、社稷等，一幢幢，一座座，在乌云下泛着灰蒙蒙的倔强。一组组的兵士各持火把站在建筑下面，静静地等待最后一通鼓响。

祭祀台前，一个巨坑的坑沿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殷人祭器，还有从宗庙里搬出来的巨量龟甲、兽骨之类，上面刻写着殷人历代贵族的占卜结果。一排排的周卒各持锤具候立在这些殷人引以为天的圣物前面，扬起锤具，静静地等待最后一通鼓响。

再远处，被赶出家门的数十万殷人，一家家，一户户，男女老幼相互挨着，一簇簇，一片片，或五体投地，或目光呆滞，静静地等待最后一通鼓响。

洹水拐角处的一座高台上飘扬着一面周军主帅大旗，旗下是中军大帐，气氛森严。大帐正中，周公姬旦端坐主位，两侧对坐的是太公姜尚与召公姬奭。

帐门外面候着几个听令的军尉。

三人表情严肃，尤其是周公旦。

“太公、召公，”周公旦朝二人拱手，“殷人跟从武庚作乱，罪不可赦。管叔、蔡叔、霍叔身为三监，不仅失察，且怂恿并参与武庚作乱，亦罪不

可赦。为绝后患，旦就殷人作乱事处置如下：拟处武庚、管叔等首恶案犯以极刑，以儆效尤；拟焚殷人宫殿、宗庙、社稷，以绝其念；拟毁殷人祭器、卜具，悉数诛其祭司，以断其根；拟徙殷人于商地，封纣王长兄微子启为公爵，立国号宋，使治殷民，以延其后。两通战鼓已毕，吉时将至，为慎重计，旦就上述处置再请太公、召公商榷、定夺。”

姜尚的老眼微微眯着。

“太公？”周公旦看过来。

“行军作战，公可问尚。”姜尚眼睛未睁。

周公旦看向召公奭。

“周公一应处置甚妥，只是——”召公奭欲言又止。

“召公请讲！”

“奭详细审过，武庚作乱，因在管叔。蔡叔、霍叔同为三监，受迫于管叔，罪不至死，奭是以求请赦免蔡叔度、霍叔处死罪，只治其失察之罪，如何？”召公奭目光期待。

显然，姬奭不忍眼睁睁地看着血亲兄弟悉数受诛。

翦商之后，为安抚殷民，武王姬发封纣王嫡长子武庚为公爵，就地治理殷民，同时将三弟姬鲜封于管地（河南郑州），将五弟姬度封于蔡地（河南上蔡），将八弟姬处封于霍地（山西霍州），但三人均未往赴封地，而是留住殷都朝歌，以监督武庚并殷人，史称三监。武王过世后，嫡长子姬诵承位，是谓成王。天下刚定，成王年幼（十三岁），周公旦担心天下生乱，遂入住中宫，代成王摄政，引发几位嫡亲兄弟的不满，尤其是管叔鲜。在文王嫡子中，姬鲜排名第三，仅次于武王姬发。文王的嫡长子是邑考，被纣王处死，次子姬发承位。姬发驾崩，理该摄政的依序当是姬鲜。排位第四的周公旦摄政称尊，姬鲜不服，遂游说蔡叔度、霍叔处并武庚，率领原本不服周族的部分殷商贵族反叛周公旦，史称三监之乱。

“召公请赦蔡叔、霍叔，太公以为如何？”周公旦看向姜尚。

“行军作战，公可问尚。”姜尚的眼睛依旧眯着。

周公旦给出个苦笑，转向召公奭：“那就诛杀武庚、管叔鲜，流放蔡叔，削霍叔为庶民，三年不可问政，如何？”

“如此处置甚善！”召公奭拱手致谢，“还有，洛邑王畿工程浩大，急



缺匠人与工料。奭以为，可在殷人中择选百工之家徙至洛邑，对于殷人的宫殿、宗庙、社稷等，改焚毁为拆毁，取其良材运输至洛邑，或可助东畿早日完工。”

“就依召公！”周公旦看向门外，“来人，传令！”

光阴如梭。三监平乱后，一晃十数年。

春暖花开时节，西畿镐京王城里雄鸡三啼。前殿一座庭院里，两名宫人一左一右，半拉半拖一个八龄童脚步匆匆地走向一扇红门。

八龄童是周室太子姬钊，周成王姬诵的嫡长子。

姬钊甩开右侧宫人，一边走一边揉眼，显然尚未睡醒。

门内是个书房，端坐主位的是召公奭。洛阳王畿建成后，周公旦归政成王，留在东畿制定礼乐，召公奭则回到西畿辅佐成王，同时被成王任命为太子师，与太子傅毕公姬高共同辅导太子姬钊读书习艺。

召公奭的正前方一左一右摆着两条小案，左侧案前坐着与姬钊年龄相仿的陪侍，是召公奭的嫡长孙姬旨。小几案上各摆一册竹简，是摊开着的。

召公奭是个严厉的师。见姬钊坐好，召公奭轻轻咳嗽一声，将手中戒尺啪地震在几案上，眯糊中的姬钊不由自主地打个哆嗦。

“二位学子，”召公奭拿起竹简，“今日早课，为师开讲一部奇书！”

姬钊、姬旨各自打起精神，展开摆在面前的竹简。

“是何奇书呢？它叫《阴符经》，相传由黄帝所写。”召公奭放开嗓门，“黄帝为谁，为师就不讲了，只讲‘阴符经’三字。阴者，默也，暗也，人所不可知也，人所不可见也；符者，契也，合也，两两相合，彼此为一也；经者，道也，常也，经久不易也。请看此经的首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其意何在呢？跟后一句就解释明白了，就是‘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也就是说，人要观察天道，顺应天道，不可违逆天道……‘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何谓贼呢？贼为损毁，为伤害，为行恶。天有哪五贼呢？一曰命贼，二曰物贼，三曰时贼，四曰功贼，五曰神贼。所谓命贼，就是贼天之命，意指世人知其天命而不知其天命有贼，黄帝取代炎帝，盖因于此。所谓物贼，就是贼天之物，意指世人知其天物而不知其天物有贼，帝尧取代帝挚，盖因于此。所谓时贼，就是贼天之时，意指世人知其天时而

不知其天时有贼，帝舜取代帝尧，盖因于此。所谓功贼，就是贼天之功，意指世人知其天功而不知其天功有贼，大禹取代帝舜，盖因于此。所谓神贼，就是贼天之神，意指世人知其天神而不知其天神有贼，殷汤革夏命、周武革殷命，盖因于此。天有此五贼，世人‘见之者昌’。见者，洞察也，之者，五贼也，昌者，荣……”

召公奭讲到兴头上，二目微闭，不无得劲地捋一把飘动的白须，乍一抬头，猛地睁眼，“盛”字尚未出口，戛然而止。

是姬钊，小头枕在竹简上，小呼噜一声接一声，睡得正香。

召公奭啪地将戒尺震在几案上，几乎是吼：“姬旨！”

姬钊乍然惊醒，抬头看去，见召公奭凶巴巴地盯住姬旨，眼角却瞄向自己，吓得打个哆嗦，嗫嚅：“太……太师——”

“起立，过来！”召公奭声色俱厉。

姬旨站起来，一步一挪地走到召公奭案前。

“伸手！”

姬旨伸出小手。

戒尺落下。

随着啪啪啪三声响过，姬旨的小手掌泛起三道红印。姬旨吃不住疼，又受到惊吓，哇一声大哭起来。

“憋住！”召公奭声色俱厉。

姬旨憋住。

“晓得为何受罚吗？”

姬旨摇头。

“为何打瞌睡？”

“我……我没打瞌睡呀！”姬旨大声鸣冤。

“为师说你打瞌睡，你就是打瞌睡，还敢犟嘴，伸手，另一只！”

姬旨颤抖着伸出另一只手，召公奭扬起戒尺，啪啪啪又是三下。姬旨既疼又委屈，大声惨叫。

姬钊的瞌睡吓没了，猛地蹿起来，拉起姬旨撒丫子就逃。

召公奭追到院里，寻不到影儿，遂拐回书房，坐在案前兀自喘气。

两个小子逃入后宫，直奔祖太后的宫院。



姬钊扑进祖太后邑姜的怀里，哭道：“祖太后——”

邑姜刚刚起床，正在镜前梳头，让姬钊撞个踉跄，待定过神，一把抱起他：“我的亲乖乖呀，这是咋哩？”

“祖太后——呜呜呜……”姬钊泣不成声。

在祖太后安抚下，姬钊止住哭，拉过姬旨，让他亮出两个小手掌。看到小小手掌上的戒尺印子，祖太后心疼不已，问明情由，在姬旨的小手掌上吹几口气，不无心疼：“老东西真够狠心，打娃子怎么没个轻重哩！”一手扯起一个，“走走走，祖后为你俩换个师傅！”

祖太后吩咐车辆，带姬钊、姬旨一路赶赴洛邑，往投姜太公府宅。

平定三监后，为保东畿安全，姜太公没回封地齐国，与周公旦驻守在洛邑王畿。

邑姜为姜太公独女，可谓是掌上明珠，十五岁就嫁给西伯昌的嫡长子伯邑考，得名邑姜，邑为夫名邑考，姜为她的祖姓。商纣王疑心西伯昌不忠，将他囚于羑里。邑考为救父亲，蜜月尚未度完，就作为人质赴身朝歌，事奉纣王，为纣王驾驭。时传西伯昌通天达奥，在羑里演出全新易卦，有预知未来的法力。纣王虽说不信，但其疑心加重，遂寻故杀死伯邑考，将他做成羹汤，赐予西伯。西伯昌明知是儿子肉羹，但仍佯作不知，一口气饮下。纣王不再起疑，将他放回周地，赐他征伐诸侯的权力，让他为大商效力。西伯昌用姜尚治国，再立次子姬发为太子，邑姜依照风俗改嫁姬发。姬昌驾崩，姬发称王，遂立邑姜为后，生太子姬诵、唐叔姬虞，后者被封至晋地，为晋国始祖。

邑姜带姬钊、姬旨进来时，姜太公正在伏案疾书，案侧堆着一厚摞码好的竹简。

望着这位名声显赫、白发苍苍的传奇老人，姬钊心里存怯，叩首于地，声音几乎听不见：“老外公——”

“是太子吧？”太公呵呵笑着，看向邑姜。

“回禀阿大，是姬钊！”邑姜拉起姬钊，将他推到太公跟前。

太公抱起他，放在膝上，详细审视一番，由衷赞道：“此子好相貌哩，我大周后继有人矣！”看向姬旨，“这个是——”

“是召公长孙，叫姬旨，陪小钊读书，阿大你看！”邑姜摸出姬旨的小

手掌，惊道，“咦，咋不见了？”

太公看向姬旨的手掌心，笑问：“什么不见了？”

“红印儿呀，一只小手三道子，老召公打的，狠哩，娃子疼得哇哇大哭！”

“呵呵呵，”太公刮一下姬钊的小鼻子，“别是你小子不肯念书，让人家替你挨打了吧？”

“老外公——”姬钊拱进他的怀里。

“说说，召祖公教你们念的什么书？”

“是黄帝写的什么《阴符经》，我太困了，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呵呵呵，”姜太公笑了，“这个《阴符经》呀，是该老外公来讲！”看向姬钊、姬旨，“第一句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对不？”

“对哩，对哩。”姬钊接道，“召祖公闭着眼，晃着头，一口一个之乎者也，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我越听越眯糊，不一会儿就趴在案上睡去了，正做梦哩，祖公震我起来，拿戒尺打我旨哥。”

“是喽，对付你俩娃子，‘之乎者也’不顶用哟！”太公将姬钊放下，指向对面的席位，“你俩坐在那儿，像老外公这般！”

说着话，太公正襟危坐。

姬钊、姬旨依样坐定。

“祖公这就让你‘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晓得啥叫天吗？”太公笑问。

“晓得哩！”姬钊指向外面，“湛蓝湛蓝的，有日月星辰，还有风云雷电。”

“娃子聪明哟！”太公看向邑姜，竖个拇指。

姬钊听得真切，心里美滋滋的。

“想不想晓得这个天是咋个来的？”太公盯住二人。

“想！”姬钊、姬旨异口同声。

“在很久很久以前哪，”太公缓缓说道，“没有天，没有地，没有日月星辰，也没有风云雷电，啥都没有呀，只有一片虚无。”

姬旨两眼大睁：“没有光亮？那岂不是黑乎乎一团吗？”

“不是黑乎乎，而是灰蒙蒙，放眼看去，是啥也没有呢。”

“啊？”姬钊看向邑姜。



邑姜两眼闭起，那陶醉表情如同回到小辰光依偎在父亲膝下听他天马行空讲东扯西一般无二。

“那时叫太上无极世界。”姜太公瞄他们一眼，侃侃开讲，“在这个世界里住着一个老人，叫无始氏。无始就是世上的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无始氏育出一子一女，儿子叫盘古，女儿叫盘今。兄妹俩是一对双胞胎，盘古是男为阳，盘今是女为阴。他们二人情深意切，谁也离不开谁。有一天，兄妹俩外出玩耍，遇到一个怪物。那怪物说形不形，说状不状，说死不死，说活不活，就那样一动不动地伏卧在那里。盘今见那怪物可怜，就在它身上凿出七只小孔，两孔作鼻，让他吸气；两孔作目，让他看视；两孔作耳，让他听闻；一孔作口，让他进食。”

“好好好，”姬钊连声拍手，“要是我在，也会为那怪物凿出几个洞！老外公，那怪物叫啥？”

“它叫混沌。”老太公长叹一声，“唉，可惜好心有时也办坏事情。盘今凿出的七个孔全是进口，没有一个是出口。眼用以视，耳用以听，鼻用以吸，口用于食，那物是只进不出呀，没过多久，肚子就鼓起来了。”

“混沌咋办呢？”姬钊一脸忧急。

“眼见混沌腹胀如鼓，肚里不停翻腾，疼得四处打滚，盘今就跟你一样是束手无策呀，只好围着怪物兜圈子，可兜来转去，是干着急。盘今无奈，就向盘古求助。盘古情急生智，两手化作一把大板斧，照着混沌的大肚子一斧子劈去。”

姬旨惊叫：“让他劈死了吧？”

“混沌是个怪物呀，怎能让一斧子劈死呢？”

“后来呢？”姬钊问道。

“混沌的肚子被斧子劈裂了，蹦出来五个小矮人！”

“哇，混沌生娃了！”

“不仅生娃了，而且连混沌的身体也变样了！”

“变成啥样了？”姬钊让故事吸引住了。

“变作两团气，一团是清气，一团是浊气。”姜太公接道，“清气叫阳气，浊气叫阴气。阴阳两团气纠缠在一起，你来我往，是互不相让呀，都想吞掉对方，又都怕被对方吞食。盘古看得明白，这好人要做就得做到底

呀，遂将两团气用力撕开。清气自然地向上升，化作天空，浊气自然地向下沉，化作大地，天、地就这般诞生了。见天、地完全成型，可依旧没有光亮，盘古就抠出混沌的两只眼，吹口气，让一只眼化作日，一只眼化作月，使日升于东，使月出于西，一个照白天，一个耀夜晚。由于两团气是从一个母体出来的，清气里有浊气，浊气里也有清气。清气里的浊气变化为云，从天下落下来，成为雨，汇成海洋。浊气里的清气变作雾，从地上升到天上，成为云。云落下成雨，雾升腾为云，天与地就这般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咦，那五个小矮人盘古不管了？”

“唉，”老太公长叹一声，“盘古顾不上呀。”

“天、地都分开了，日、月都出来了，他还有啥事？”

“事情大哩！”老太公接道，“混沌原本是一个身体，被盘古强行分作两半，他是一肚子的不乐意呀！在上面的天是一股劲地往下沉，在下面的地是一股劲地向上长。一个要沉下来，一个要长上去，看着看着，清、浊二气又要融到一起。盘古急呀，以手擎天，以脚踏地，像殿中的柱子一般，将天、地撑开。天越撑越高，地越撑越厚，盘古的身体也就越来越长了。”

“哇！”姬钊大张两口，下意识地看向外面的天空，好像顶天立地的盘古就站在院中似的。有顷，姬钊似又回到现实，看向姜太公，“咦，盘今呢？她在干啥？”

“还记得从混沌肚里蹦出来的五个小矮人吗？”

“对呀，他们在干啥？”姬钊的思绪又被拉回去。

“他们是混沌的孩子，是混沌同时生出的五胞胎，叫五行老祖。晓得五行是啥吗？”

“祖太后讲过，是金、木、水、火、土五行。”

“聪明！”老太公赞一句，接道，“五行老祖在娘胎里就折腾呀，出娘胎后，更是个个不省心哪，尤其是水祖与火祖、金祖与木祖，一照面就开打，滚作两团，只有土祖站在一边干着急。两团战球在天地间滚来滚去，土祖是个老好人，拉这个，扯那个，可越拉越扯，他们就打得越欢。”

“总不能看着他们一直打呀！”姬旨急了。



“是呀，”老太公应道，“盘今看得着急，就施展法力，将激战中的四祖强行分开，置水祖于大地的北方，是谓玄武；置火祖于大地的南方，是谓朱雀；置木祖于大地的东方，是谓青龙，置金祖于大地的西方，是谓白虎。最后，盘今将老好人土祖置于大地的中央，让他照应四祖。”

“后来呢？”姬钊欲听下文。

“四祖不再照面，就打不起来了，天与地也就安静下来。盘今现出笑容，猛地想到哥哥盘古，回身寻他，却不见他的身影。”姜太公声音缓缓的，很沉重。

“咦，他不是在撑开天地吗？”姬钊接道。

“是哩，可此时的天已经很高很高了，地已经很厚很厚了，盘古撑在天、地之间，不再是盘古了。”

“啊？不是盘古，是啥？”

“他的身体与天、地融为一体，化作一座高山，成为擎天之柱。”

“啥山？”姬旨问道。

“叫不周山。”

“山在哪儿？”

“在那边！”老太公指向外面，接着指向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你们看，大地上所有的山，都是盘古的躯体化生出来的，它们绵延起伏，撑地顶天，隔离阴阳，不让天、地合在一起！”

“盘今咋办？”姬钊不无忧急。

“盘今看到了，盘今悲哭了。盘今扑到最高的那座山上，抱住擎天之柱，一气哭了七七四千九百年。”

“哭那么久？”姬旨不可置信。

“还不止那么久呢！”太公应道，“他们都是神哪，神间一天，凡间百年，盘今共哭四千九百年，一年有三百六十天，你俩算算，盘今共哭多少年？”

“算不过来呢。她哭这么久，还不哭死了？”姬钊一脸关切。

“是哩，盘今哭死了，没再醒来。盘今的泪水化作溪流，盘今的躯体化作河床，缠绕在她哥哥盘古的躯体上，盘今的长发化作草木，覆盖住她哥哥裸露的身体，草木的根深深扎入泥土，与她的哥哥合为一体。”

姬钊听得伤感，一头扑进祖太后的怀里哇哇大哭。祖太后也是感动，一手拍着孙子，另一手擦拭泪水。

“这个故事真好听。”姬钊止住哭，看向太公，一脸期待，“老外公，我不回镐京了，我不想再听召祖公讲学，我就想住在洛邑，天天听老外公讲故事，成不？”

“成！”太公笑笑。

“天、地生出来了，后来呢？”姬旨问道。

“今朝先讲到这儿，明朝接上。你俩刚到洛邑，先让祖后带你们在王畿里转转。”

“成。”

邑姜拉起姬钊、姬旨，辞别太公，款款走出。

望着祖孙三人离去的背影，听着渐去渐远的脚步声，姜太公笑了。

姜太公拿起笔，看向案侧的那摞竹简，目光落在卷首的《太公言》上。是的，年岁不饶人，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他有太多的字要写，时不我待矣。

# 第二章　女娲补天

洛邑位于洛水之阳，也叫洛阳。由洛邑向北，车行不足百里，是穿越崇山峻岭咆哮而来的黄浊河水，被后世称作黄河。在洛邑与河水之间，自西而东，是绵延不绝的低矮山丘，人们叫它邙山。河水有一处适合船渡，人们叫它孟津。

这日上午，一行五辆驷马大车驶向孟津，在一处高台前面停下。

中间一辆王车上走下四人，打头的是姜太公，邑姜拉着姬钊、姬旨跟在后面。一行卫士四散开去，远距离守护。

四人登上高台，看向北方波涛汹涌的河水。

“老外公，这儿就是您所说的会盟台吗？”姬钊望着脚下，又看向河水。

“是的。”姜太公走向一处石碑，“上面刻写的就是你祖公与八百诸侯盟誓的约文。”指着不同位置，“当其时，你祖公站在这儿，老外公站在这儿，你的其他祖公，有周公旦、召公奭等，一字儿站在这儿，八百诸侯站在那儿，面对河水盟誓伐纣，那场面，是声震云天、气壮山河啊！”

“先祖公真棒！老外公真棒！祖公们真棒！八百诸侯真棒！”姬钊看看现场，又看向远处的宽阔河水，连声赞叹。

见孩子赞扬有序，姜太公甚是快慰，带他走向台上的一排观景石凳，坐在上面，看向河水：“你的先祖公，你的其他祖公，还有八百诸侯，他们确实很棒，因为他们击败了暴虐的商纣，奠基了大周天下，这是一桩惊天动地的伟业。然而，他们都是人，包括你我，全都是人，人的伟业再大，在神迹面前，都不算什么。”

“老外公，您说的神迹是昨天所讲的天、地开辟吗？”姬钊问道。

“是的，但天地开辟只是神迹的起步！”